

誠意伯文集

函一  
卷二十一

太師誠心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七

裔孫一一孤嶼元奇重梓

銘

尊聞堂銘

皇降恒德我儀受之情率物交民鮮克有之卓彼聖哲有開于先弘猷秩昭績緒維賢凡有所聞恭敬奉持造次必將屋漏勿欺洋洋鬼神赫赫震霆寢斯食斯或敢弗承厥聞伊何闕疑擇善靡聖天只克念不遠人亦有聞罔知所擇楊墨仁義乃德之貳亦旣擇止罔知所尊郭公善善國喪身奔聞義必爲聞過必徙能尊能行是謂君子戴生有堂扁曰尊聞用

宏厥理昭以銘文

敬齋銘并序

敬齋者篤列圖彥誠所以名其居室也彥誠以科第發身  
其於敬字之義蓋亦講之熟矣則舉其所知而行焉可也  
又何必多求乎人之言哉乃勉而爲之銘銘曰

莊其外而肅其內瓊琚玉佩無顯無昧惟鬼神是對肆過蹶  
弗憒以不越載以永無有悔

奎上人耘杖銘

奎上人得古藤以爲杖而置鋤焉將以兩其用也名之曰  
杖而劉基爲之銘曰

罟可以取魚而不可以繫鴛帶可以繫襦而不可以貫珠孰  
眇其癉而多乃需既予老是扶又歲莽之除俾康勿超以弗  
逃厥塗杖乎杖乎歲月逝夫子也予俱

朱伯言硯銘

磬而容既澤既磬俾椎以爲鋒克相予工厥惟爾庸于所弗  
工維予之慄慄式鼯沒以攻無貽爾悽

紹興能仁寺鍾銘并序

嬾翁禪師旣住大能仁寺之明年新鑄大鐘成枯蒼劉基  
銘之曰

赤堇之金耶溪之銅弗鍔弗鋒而以爲吾鍾擬之錚錚靡幽

不通以暢八風闔陰闢陽式贊化功於萬億年與皇家相爲無窮

醒齋銘

并序

醒齋者蘧君德芳所以自名其居室也蘧君少嗜酒數爲酒所困一旦忽思古人之所以喪其身覆其家者大率多於酒遂絕旨酒而以醒齋署其居用以朝夕警省而杜其欲於將萌也栝蒼劉基聞而喜其善修慝也故爲之銘使揭于楣且以堅其志銘曰

禹疏儀狄祇承虞帝湯徵酣歌用永厥世維衛武公初筵有詩年踰九十令聞不隳在魯仲尼酒不及亂範模萬古愈久

彌粲義和酒滌瓶后徂征楚園皆醉鄖郢榛荆次公北闕仲  
孺東市狂談酌罵身戮家毀吾以是知昭昭生于惺惺而憒  
憒出于冥冥劉曜受執孔融被刑莫不因此以殘其形古稱  
覆轍後車勿蹈有縱弗防禍生所好人孰無過弗改維咎知  
過而改何過之有維敬與怠狂哲攸分敬醒則存不醒則昏  
於嗟蘧君以我諄諄止爾熙熙有苗弗芸視此銘文

玉兔泉銘

并序

古有以勢軋天下箇人口使和已者鮮不由細微以及  
大此姦人之素能也故高之馬莽之祥瑞惟其言而莫之  
違然後大詐行而大欲得矣秦檜之事宋高宗也以岳將

軍之武之忠且排擣之殺其身以及其子反以爲功而宋之君臣莫不從其指則亦何求而不得哉玉兔之泉以清美爲建業城中第一豈昔顯而今堙者檜實知之耶或有善察土脈工穿井之術者密以語檜而神之以白兔耶則皆不可知也夫檜之罔民設詐豈下於高莽哉白兔之是非無關天下之大事是故賢人君子忽之而莫與較於是乎鄙夫諂子遂探其意而夸之以爲僕是蓋不足辯也金華張孟兼憫泉之芳潔爲姦人所汚而銘以雪其冤愛物之良心也予亦悲之爲之作後玉兔泉銘銘曰

嗚呼泉乎夫何辜爲檜所汚世無哭隱之孰招其謳嗚呼泉

乎尼父大聖猶言其主釋環與癰疽白鬼之傳夫  
歟檜死爲蛆泉潔自如我作銘詩衆惑斯袞嗚呼泉乎終古  
弗渝

王原實裕齋銘

會稽王原實裕名其齋枯蒼劉基爲之銘曰

寬而舒綽綽乎有餘佩裾與與有容弗據德人之間過者式  
諸

宋頌

梅頌

并序

吳興章仲文築室花谿之上環植梅焉命之曰梅花之莊

予與仲文交敬其好學而知德也知其有取於物不徒矣  
乃效屈子頌橘之體而作頌曰

朱方之秀梅實碩兮含章而貞受命獨兮扶疎蕭森清以直  
兮冰沍寒不撓其節兮玉之潔兮彞之特兮閉而發兮芳  
郁烈兮黃中絳跗美而完兮麗而不滌物莫能干兮冬榮夏  
實含陰陽兮青黃繢離以和羹兮文質彬彬德之儀兮君子  
之象君子之宜兮

箴

順齋箴爲夏仲珍作

二儀茫茫繫理是判以兩途維逆與順理之所在漠乎無

形曷予求之卽事以明利劍吹毛不柄之持比轂適粵徒勞  
何爲堯舜理物因利除惡鯀堙洪水彞倫攸數勢順則強氣  
順則舒天地順動百度弗渝待時而行處順以守君子作箴  
敢告左右

守口如瓶箴

吳君以時書守口如瓶以自警徵予言爲作箴曰

維人有口瓶亦有口瓶口弗守喪厥受人口弗守速厥咎口  
乎口乎其禍福之門而一身之樞紐乎人有瓶也尚克固之  
胡然有口而不知度之維言如泉維口如隄有出弗稽爲河  
爲谿激石揚泥追不可回故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又曰君

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守口如瓶永矣勿譏

敬齋箴

并序

蒙古氏宗道之先出自山西而以儒世其家故名其燕居之室曰敬齋載世德也先正有言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敬也者其萬事之根本與故聖人之語君子惟曰修己以敬故禹湯以克敬而王桀紂以不敬而亡自天子至于庶人豈有異哉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敬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宗道勉乎哉克念作聖敬而已矣作敬齋箴其詞曰

敬齋箴其詞曰

心敬則存而不敬則昏事敬則立而不敬則跔克臧自我否  
臧自我如之何以可維謐維專式莊弗儇臧之淵淵出之虔  
虔俾中不偏有握勿捐旣悠旣堅無不顯或愆無息弗乾熟  
之者聖守之者賢故曰敬勝則吉怠勝則滅敬而無失聰明  
睿智皆由此出事神治民舍是無術是用作箴以謹燕昵

官箴上

維天生民儻儻蚩蚩有欲罔制乃豹乃螭爰立之君載作之  
師式養式教母汨秉彝嗟爾司牧代君撫綏君祿我食君令  
我施邦本弗固庶事咸墮受寄匪賴敢不肅祗治民奚先字  
之以慈有頑弗迪警之以威振情獎勤拯艱息疲疾病顛連

我扶我持禁暴戢姦損羸益虧如農植苗早夜孜孜澆疏旱  
溉無容稗秕如良執輿順以導之無俾旋濤彊策以馳慈匪  
予愛帝命溥時威匪予憎國有恒規弱不可陵愚不可欺剛  
不可畏媚不可隨無取我便寡人于危無避我謗見義不爲  
天鑒孔昭民各有思惠之斯懷推之乃離譽不可驕器惡滿  
欹謗不可怒退省吾私人有恒言視民如兒無反厥好以暴  
予知是用作箴敢告執羈

官箴中

在昔隆古分封國都付之以民俾養勿瘠上下協心各保乃  
區明庶考績昭哉範模秦廢聖制代德以徂刀筆之權始歸

更行弄法舞文聾癡瞽愚流波至今一任簿書行立公庭如  
雁如鳬我欲是取我利是趨摩揣官情以逞覬覦官惟好貨  
我甘以苴官惟好名我逢以訛官惟畏嫌我疑以汙官惟好  
情我濟以誤官惟好猜惑以多途官惟好威道以拾據語默  
有爲俯仰有須覘察察辭助忿乘愉法度盈口奸邪滿軀蠱  
智迷惑欺庸陷迂僻好作惡以紫爲朱未獲官心嫗嫗儒儒  
亦旣獲止如登天衢傲兀艮士憑陵望闕惡積禍來官與之  
俱人有恒言遇吏如奴堅防固隄猶恐或竊知曰聽之百姓  
何辜是用作箴敢告僕夫

官箴下

無謂余明人莫能昧離婁善察不識其背無謂予能人莫敢  
欺校人烹魚子產弗知立事惟公燭詐惟誠小節勿固小慧  
勿行無矜我廉守所當爲無沾我名以生衆疑何以簡訟決  
之使通何以弭貪慎檢乃躬去讒斥佞遠吏近民待人以寬  
律己以勤無咎人弗信忧至斯孚無患人不聞惟德不孤德  
以進善威以挫姦德不可偏威不可煩無謂彼富我必極之  
無謂彼貧我必直之持心如衡以理爲平無爲避嫌以縱無  
情人有恒言爲臣不易是用作箴敢告有位

贊

靈峰寺植

不贊

靈峰寺有松杏與樸並植焉劉子見而感之爲作贊曰  
杏葉葱芊有子可以實邊松枝扶疎有苓可以引年樸狀如  
樗衆蠹所穿擁腫液瞞不可以鐫胡並植于庭混厥醜妍明  
堂求材般趨爾先松戕杏割樸獨宛然嗚呼樸乎孰女之憐  
維女之全抑棄於人乃獲乎天耶

畫龍贊

触其角蒼其鱗蚴蚪其身胡爲乎而神至陽之精健與天倫  
形而求之惡識其真于嗟龍兮

碑銘

北嶺將軍廟碑

諸暨東北百里爲蕭山縣其山曰北幹之山浙水帶其陰湘  
湖匯其陽東望會稽至于大海日之所出其上爲星紀婺女  
之辰故其神爲甚靈能祛疫癘作雲雨人有所祈必應故立  
廟于其山尊其神曰北嶺將軍歲時祠焉宋徽宗時方臘反  
睦州自睦入杭具舟將渡江吏民大怖相率禱于神比寇至  
卽有風逆其舟且見甲士列岸上甚衆乃止不敢渡寇平知  
越州劉翰上其事于朝賜額曰武佑廟後封顯應侯再封靈  
順顯應侯有元至正十三年妖賊入江浙行省烽火通于蕭  
山百姓驚竄市井皆空主簿趙君某至縣甫八日即自往西  
興募民備禦而江上守兵甚寡弱無賴于競起爲劫且應賊